

經典紀念珍藏版

鄉情

林良



鄉情

經典紀念珍藏版

林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鄉情 / 林良著. -- 二版. -- 臺北市: 麥田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07
面: 公分. -- (林良作品集; 5)

ISBN 978-986-344-203-5(平裝)

855

104000240

林良作品集 05

鄉情 經典紀念珍藏版

作 責 校	任 編 輯	者 林 良 賴雯琪 吳淑芳	林 秀 梅 吳美滿 陳澄如
國 際 版 權	銷 吳玲緯 陳麗雯 李再星	蘇莞婷 陳玫滿 陳美燕 扭幸君	
行 業 總 編 輯	副 總 經 理	林秀梅 陳澄如 劉麗真 陳逸瑛 涂玉雲	
發 行	經 理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 (886) 2-2500-7696 傳真: (886) 2-2500-1966、2500-1967 E-mail: bwps.service@cite.com.tw		
發 行	英屬蓋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 (886)2-2500-7718; 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 (886)2-2500-1990; 2500-1991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09:30-12:00; 13:30-17:00 郵撥帳號: 19863813 戶名: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 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www.ryefield.com.tw		
香 港 發 行 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 (852)2508-6231 傳真: (852)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rvigator.com		
馬 新 發 行 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9057-8822 傳真: (603)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封 面 繪 圖 、 設 計	薛慧澄		
電 腦 排 版	宸遠彩藝有限公司		
印 刷	一展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1997年12月1月
二版一刷 2015年7月1月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定價/300元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344-203-5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目次

《鄉情》新版本的序

山川歲月兩隔離——《鄉情》第三個版本的序

永遠不消失——《鄉情》的序

卷一 離鄉

離鄉

家族

舅爺

海水叔公

外祖母

父親

受苦是一場夢

22 26 32 38 44 50 55

9 7 3

母親的智慧

乾爹

古堡

卷二 牧羊人

金萬伯

牧羊人

灼如伯

二弟

玉蟾

欽欽

四弟

稻花

大堂兄

145 137 131 123 116 108 100 92 84

75 68 62

烏定哥

狗王

阿乙姊

卷三 穿輪鞋的孩子

阿珠

成親王

綠書包

穿輪鞋的孩子

白面書生

矮腳虎

黃老師

泰禮先生

安德遜先生

陳字典

236 230 223 218 212 204 198 190 182 174

166 159 152

卷四 想起那個島

修理鬧鐘

畫股票

雨露

慶祥

漢裝阿鉛

喝豆漿去吧！

色即是空

想起那個島

296 288 280 273 266 259 252 244

鄉情

經典紀念珍藏版

林良

《鄉情》新版本的序

3

回想當年寫《鄉情》，是因為想念我的老家廈門。我的安樂童年，都在廈門度過。後來中日戰爭爆發，我們一家人的逃難流離，淪為難民，也是以廈門為出發地點。所以我對廈門老家，總是念念不忘。

我問過我自己，懷念廈門老家是懷念它的景物，還是懷念生活在那裡的人物。答案是兩樣都有。如果懷念也可以用分量來衡量，那麼人物的分量似乎又比景物多一些。

我開始注意到懷念的神奇功能。懷念能縮短空間距離，把相距幾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距離搬到眼前，使空間距離不再存在，完全失去意義。

我也發現懷念的另外一項神奇功能，就是它能使發生在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的事情，彷彿就發生在昨天。它使時間的距離也失去了意義。我因此寫下了兩句話。前一句是：凡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永遠不消失，時間不一定有意義。後一句是：凡是曾經跟你相遇的人，永遠不再離去，空間不一定有意義。

我寫《鄉情》這本書的地方是家裡的「月光小屋」。我們剛擁有這一棟房子的時候，發現後院的圍牆邊有一個小房間，是給傭人住的。我們不雇傭人，那房間就成為我夜間躲起來寫作的房間。地方很小，但是不受干擾。寫到半夜，有些寂寞，隔著紗門向後院裡看看，常常看到的是地上的月光。因為這樣，我就把我用來寫作的小房間叫作「月光小屋」。

我在「月光小屋」裡，每天晚上寫一個故鄉人。他們有的是我的親人，有的是看我長大的鄰人。寫著寫著，就這樣不知不覺的寫成了一本書。

《鄉情》這本書，是一本長壽的書。我在三十二年前把它交給「好書出版社」出版。「好書出版社」的第一版印行十刷以後，又重新排版一次，稱為第二版。十七年前，「好書出版社」停止發行業務，把書交給「麥田」出版，重新排版，設計新封面，稱為第三版。現在，「麥田」又要進行製作的版本，改換新的封面，稱為「新版」，就是現在這個版本。

一本書的改變，都應該對讀者有所說明。這就是我寫這篇《鄉情》新版序的原因。

新版《鄉情》還有一個改變，就是「作者姓名」的部分。以前我的散文集，作者署名都採用筆名「子敏」。只有兒童文學寫作的署名，才採用我的本名「林

良」。這個作法，造成許多讀者都以為「林良」和「子敏」是兩個不同的人。因此，從這個版本開始，我的作者署名也都一律改稱「林良」，我也不再是一個有兩個名字的人了。

希望我的讀者繼續愛護我，包容我。也希望《鄉情》能有更多的知音。

很感激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經用下面一句話祝福我。他說：「《鄉情》很好看。一定會有更多的讀者成為它的知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寫於臺北

山川歲月兩隔離——

《鄉情》第三個版本的序

十五年前寫《鄉情》這本書，是因為想起自己的童年。在童年，我們用純真的眼睛看世界。回憶童年，我們除了再看到純真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以外，我們還會把自己安置在「回憶的圖畫」裡；我們竟能看到自己。這個「自己」，初次在回憶中出現，成為很新鮮的寫作題材。

構成我們的童年的，除了我們自己，還有一群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除了我們自己，還有我們感到親切的山山水水、車車船船、大街小巷、高樓矮房。沒有人物，沒有山水，我們就寫不出童年。

當年，在每一個可以安心寫作的靜夜，我常常走進我簡陋的書房「月光小屋」，用我的筆懷念一個故鄉人，重溫令人心動的童年往事。無心寫書，卻寫出了四十篇散文。出現在這四十篇散文裡的，竟有三十六個故鄉人。

寫這些稿子的那些日子，海峽兩岸是隔絕的。想起自己離鄉已經三十多年，想起臺北和老家廈門隔著一個波濤洶湧的海峽，就會有「山川歲月兩隔離」的茫然，

心中湧起陣陣的鄉思。就因為這樣，後來這些稿子結集出書的時候，就把書名題為

《鄉情》。

《鄉情》最初是交給「好書出版社」出版。第一個版本印了十刷以後，為了保持字跡的鮮明，全書重新排版，成為第二個版本。第二個版本印了六刷以後，原本具有實驗性質的「好書出版社」完成了實驗，決心為《鄉情》這本書找一位好保母。這位富有朝氣的好保母就是「麥田出版」。「麥田出版」又為《鄉情》重新排版，設計新的版式和封面，就成為現在這個第三版本。

新版本的《鄉情》，除了保留原序作為紀念以外，當然還應該有一篇新序，一方面表示「迎新」，一方面也是為《鄉情》的生命史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如果這篇新序還可以兼作作者的感謝辭來看待，那麼，我應該感謝的是「麥田」領養《鄉情》的美意，以及讀者對《鄉情》的那一份情意。

一九九七年八月在臺北

永遠不消失——《鄉情》的序

凡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永遠不消失。時間不一定有意義。如果你能發現時間的沒有意義，你就能肯定生命的不朽。

凡是曾經跟你相遇的人，永遠不再離去。空間不一定有意義。如果你能發現空間的沒有意義，你就能肯定情感的不朽。

要是這一切都那麼容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漂失，那麼容易因為空間的隔離而淡忘，那麼，人類的心靈豈不就像一塊僵硬冰涼的螢光板，什麼也留不住？我知道心靈不是一塊板。心靈容得下所有的時間，所有的空間。因此，所有曾經相逢的人，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每一個，每一件，永遠活躍在我身邊。

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對我來說，並不是我的「過去」而是「現在」。這並存的現象，並沒經過一種可以叫作壓縮的過程；相反的，是擴大。這擴大，是生命的擴大。生命的擴大不必等「將來」，如果你肯作一次更實際的檢視，你就可以知道「過去」早已經為你擴大了多少。你沒法子不加以珍惜。

不是沒有人含笑提醒過我：『你的父親已經去世好幾年好幾年了。』我知道這個事實，父親去世的時候比我現在還年輕。可是我也知道另外一個事實：父親一直在我身邊。這是一種真確溫暖的感覺。在我為惱人的事情所困擾的時候，我會很想去樓下走一趟，因為我感覺到他應該是在我現在的住宅的樓下。我會走到樓下我的臥室門外，因為我感覺到我現在的臥室應該是他的臥室。然後，我會開口說：『爸爸，我……。』因為他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這完全是一個事實，因為那感覺本身是一個事實。

我的母親健在，卻生活在臺灣海峽西邊的大陸，生活在團圓無期的愁雲籠罩之下。可是我在女兒的性格上，在孩子們的「媽媽」對我的體貼關懷中，感覺到母親像往日，就住在我的家裡。她有一個有香氣的房間，房間裡有她喜歡的《紅樓夢》和《浮生六記》。那房間，也在我家裡。當生活裡有風雨的時候，會有一股那麼堅強的柔弱，那麼柔弱的堅強的力量，圍護著我。我知道，那是母親，就在我家裡。當我洗過澡，換上乾爽有太陽香氣的內衣的時候，我會把孩子們的「媽媽」那一雙勤勞的手，看成母親的手。少年時代一天要說好幾次的那句話會溜到我嘴邊：『媽媽，謝謝。』

不只是父親還在世，不只是母親就住在我的家裡，還有一群親切的鄉人。這些